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第士

書劄

與江州丁太監劄

某竊以春序婉婉天氣清和伏惟某官高牙肇建政
教一新神人咸喜台候起居萬福某敬承勇退清班
俯試江郡開闢藩之始耄稚謳謠仰惟行為世師文
為世則立朝忠懇少須即躋禁近之聯自跪一麾公
論殊唏然九江為今重地非門下曷宜居之聞戍卒
空壘而出武備彈弱妄意謂比年司行下編排保
成因而論早習弓弩亦一助

行下諸州取累政交割不係帳錢

每郡

不知

大府不係帳若干尽以解否造甲於何色目內錢支
台慈明賜指誨幸甚某不才去冬到此適承大旱三
邑通放七分有奇軍食無所得自去臘行賑濟蒙朝
廷給度牒三十道積米九千斛粗可及三邑不至
流移填壑但總所米綱嘉定八年所減放猶至今催
督大抵版曹總所初不問水旱但欲取盈有司之吝
無足訝者邊事未寧朝夕寒心近得淮上相識書知
前月半間棗陽被圍已四十日安豐已據霍立制帥
欲行邊未知近耗如何大府必有聞深願知其大槩

也羅桂陽至此蒙寄聲見問且約只以幅布為書深
仰眷厚如趙尉行拜狀以其人初相識且當面寫書
草帥持甚深愧率易更在裁處非某所敢必也伏紙
皇恐

又

某久不脩記府敬以數日來心緒擾擾小男不疾而
夫無聊殊甚然未嘗食頃忘尊仰也忽領寵翰眷記
深厚顙人問遺此豈早鄙庸陋所宜得於三達尊下
拜感愧莫之勝况金陵淮襄早勢甚廣江東西幸早
禾大稔聞大府雨足真和氣所致
此月初以來

不雨星子都曰晚禾絕少獨建昌邑大苗米居多遭
此晚稻大可慮方此致禱足証不德閉閣思過夫復
何尤去冬一早本軍為軍糧者以三萬緡計邇得朝
廷給其半補苴尚尔未平思之寒心諸邑皆無以為
計今歲不一稔則郡縣皆不可為矣租稅根本之論
不易之論也黃先生竟不免口語但得歸老山林莫
大之福它不必道某踈拙多病近以悲泣過甚前數
日已遣介丐祠此月末可抵在所引領俟命行去此
矣制置買寨屋木萬緡罄休數未必可供昨日遭司
又行下和糴萬石此間土產皆占米晚禾不多船粟

聞此恐不敢來事緒益紛紛豈綿薄所能堪紙甲且
今諸邑於合解官錢內支造郡以試卷紙予之鉄甲
既皆一出於郡無一毫科諸邑今此紙予只今諸邑
辦不為過仁賢之慮朕恐有擾則量給助之可也姑
俟造畢別當申稟

與夔路丁安撫劄

某竊以夏序向深時雨生涼恭惟某官坐鎮帥垣百
城恃賴勲德有相台侯動止萬福某去秋承大纛經
由獲遂履約之拜蒙賜教衆石間殆非偶然者遙睇
仙舟蓋數日而后已久欲寓一書為開謠問相望天

表豈圖謙者不棄鄙陋手翰勤寵忽墮在前喜悅遂
中何言可謝蜀口去關外雖然實如一身近事可寒
心寄士大夫之罪壞得生灵至此豈非賄道不絕故
耶它固有太於此者非疎遠者所得議也伏想憂憂
時之心同一墳激承示近詩十八篇興寄高士善言
有味追蹤子美足認學篤而心誠某雖不知詩區愚
見如此庸陋近復丐祠不護頤荷教今少安用省將
迎思之誠然緣老人念歸殊切江東一棹在目粗寬
目前它無足道至於心事則非會晤莫論第有悵惘
某近日亂道本已棄擲念無已報厚貺搜索得數首

求斤削幸勿疎外使其疾不逞已也沔州久不聞耗
它時置申得示數字以寬懸系幸甚為保道重唯此
之望大眷均介殊寵

與興元丁知府書煇

某頃侍同朝荷知為深常恨東西變絕無從上狀至
於慶門禍變頻仍往往不即知知之則已晚徒負不
敏之作昨聞帥漢中之日戮畔將膺上賞觀執事之
所論奏明詔之所褒揚近臣之所歌頌未嘗不壯
執事此舉能銷變於未形而定禍於倉猝也既而採
諸蜀人之論則謂方吳政之死于敵也東道關帥虜

兵大入制司檄張威以禦之威所以統西道為詞制
司不能強而謀之好古以嘗有恩於威也請督其兵
會威之弟虎敗而逃好古詰其罪戮之戮之誠過矣
然原其心不過欲立威以惧諸將使亟掾東道之危
爾使執事問其專殺之罪囚之而請于朝且檄張威
趣引而東威感執事全已之恩不敢不行威既行虜
不得不退而好古之罪亦不至於死是執事一舉而
成張威之功欲虜寇之暴安蜀境之民全好古之命
也豈不偉哉顧乃加以畔逆之名而誅之度報事之
心不過欲以安張威爾然能安一張威而不危陷一

好古此蜀人之論所以未平而執事亦未免今日之
悔也夫知其罪而不亟誅則不忠知其非罪而不亟
悔則不義既以悔寤而不翻然改則不勇伏惟執事
學問文章卓然為當世名儒而一慚不忍終身閉蓄
以為私恨使夜半深省之時若不可以一朝居者孰
若明述本末上奏天子白好古之本心與執事之素
志力辭誤賞開畀沉寃使忠義之鬼不懷怨於地下
矣三軍之士因可懲其心而作之氣而天下之人於
執事亦坦然無疑雖諸葛公之自貶不過如此何憚而
不為乎愛助之誠迫切深至不覓犯嚴怨之罪之唯

執事所以命

與游郎中九功劄

某竊以三陽交泰四序更端恭惟某官茂對盛時陪
承天寵神明贊佑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賜報加以
寵貺情誼鄭重平生得此於人蓋寡又以默齋先生
集見教其誨學者語切明白初不費辭師友淵源信
不可及儒者說一篇正中時病使為國家者舉而行
之豈復有近世之患三復慨嘆方念致謝節中度記
府勞於應酬兼病繭因循不勇忽蒙額使問遺屈尊
建卑益重不敏北覩祇報竊知再丐祠難進易退之

風近世希見不勝嘆仰但千里方私大惠聖天子決
不使衆民赤子不得乳於慈母也歲前數日頗寒既
而復煖并豐小民粗寬目前困於索逋反謂無異常
歲真丈近不得書山陽焚燬鄉中賈人有來者百無
一二得免狼子野心倚以為用誤矣無繇親炙教論
臨書拳拳吳酥彩炬皆闕鄉所驚見拜賜寵渥不勝
感荷

與泉州知府黃左史中劄

某恭以秋有餘閏寒氣將至秋伏惟某官撫綏千里德
威懋然高厚臨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夏五拜違階

祀日受容察奔走命戒遠字疲民懼不稱職未以罪
去知感知幸前月廿一日已書三考旦夕若得代人
如期人或可僥倖善罷凡此存全之思綽不可誣欲
控謝誠有拘執分比主簿王脩職還稱道台意思有
以整齊經賦方竊仰嘆高遠之識昨日縣丞趙從政
歸首傳嚴命俾以本邑前年所行砧基州簿繳納一
二本尤見為一郡深長慮而某之所以冒昧行於一
邑者姑以救目前詭戶走產避役之弊若磨以歲月
新弊不作舊產或還但人微望輕能行於平民而不
能必於豪戶雖甚知其疎謬第少見於防虞已造到

一千七百餘簿謹以三冊及勸諭簿式榜文申納伏
望台慈更加教誨萬一有可采推廣而行之誠小民
之願也某頃嘗以此說獻夕郎邵先生備裕民一事
之須亦別錄申呈黷犯威尊下情震惕

又

某竊謂 紹興之經界之法行於福建而獨不及泉
漳汀三州泉州沃壤平衍豈不可行哉當時必有豪
民不便相與出力以沮之耳如廼者名儒欲行於臨
漳規畫已定仕於朝者壞之使不得行識者至今嘆
恨恨今若朝廷斷然行之無不可者但此法行則豪民

不悅何者此州之產歸於貧戶而田則實在於豪民
豪民坐享膏腴貧戶日苦追逮追逮不已則室空而
逃官既缺於賦歛則橫役暴政所未能免必不得已
則乞台旨行下令官民戶各以見在田產經官造站
基簿定其鄉村計其畝步標其界至著其產錢此四
者砧基簿之大畧遇有買賣俾民間各據站基簿以
立契券稅契之際官司亦必據兩家站基簿批割產
錢如此則民間無重疊貿易增減產錢之弊其利一
也官司得產錢歸實無業去產存之民其利二也又
民間規避差役往往一戶之產分為數戶立站基簿

則說名挾戶皆俾歸為一戶產錢低昂一覽可見差
役均平其利三也其他慮有一二姦民虛張界至之
害則嚴為賞罰以戒其欺數十年後雖未行經界而
亦高經界之利此經界之次策豪民富家雖所不欲
而簡徑易行彼亦不得以擾民為詞而阻之也况貧
富何常之有今日之貧非昔日之富者乎此法一行
則不獨貧者受賜它日富者受賜亦自今日始然則
又當與寓公之賢者議使率先為之則一郡莫不從
矣

又

某恭以天運將回人道益立伏惟某官撫綏千里楷
刑列部神人交助台候起居萬福比蒙旨揮索砧基
草簿固不敢默僭具幅楮以為黷犯嚴視退即大戮
固宜豈謂志切愛民以貴下賤屈勢分之重親誨翰
墨俯咨陋庸至於褒寵誘掖春溫鑢煖未足借喻此
豈某所敢自以為榮哉轉示同寮傳之士庶或曰古
人盛事復見於今人知太守之仁明下至黃童而感
荷況於奔走下風歟美一語之溫柔而不可得者乎
竊謂經界不行公私被害至此極矣且如本縣產錢
二千二百貫而失陷者二百餘貫計一歲所失幾四

千緡不及其本所失將未已也不惟郡計窘乏貧民
轉徙在在有之每日受詞以業去產存告者不下數
十人三年如一日昨妄意今造簿俾實其產耳然人
微望輕能行於齊民不能必於勢戶故聽其自為未
嘗敢督迫之今造到一千七百簿皆次產以上其餘
小民不難勸曉且彼所素願惟在城官民寄莊與夫
大寺之產豈本縣所能使之必為哉今茲產錢一登
於簿則一定可保不復如向者日銷月削此則有增
無損之效必欲計其贏縮則非盡畢一縣之產不可
又恐非小邑之所能也今若蒙使府施行則半歲之

間不勞而集豈天道耶有鄙見七項皆博采輿言別
紙繕寫或可備萬一之覽伏乞台照某下情震惕之
至

與章都大提刑劄

某比蒙問道之寵已脩謝緘輒遣專人少伸興寢之
敬凌晨始行午後忽從置中共領綠匣所盼親翰自
惟鄙頓何以婁得此於大君子下情不勝感懼都昌
一邑連十餘任不克終蓋皆非民不可治自是少當
才者近年惟一鄧宰政事可法人至今思之游宰大
寬弛常賦失催前歲大歉民頗安之某不免以本軍

搏節之餘代其補解諸司八千餘緡郡計緣此殊寬
游宰下未有部符示已差下人則必是見闕人往往
望而畏之茲蒙軫惠斯邑歆辟本薛幹誠為一郡之
幸以薛之才綽有餘地未必其屑就如蒙力賜主明
勉其速來某竇荷大惠亟此申聞仍入緣匣冀速徹
聽帥帥皇恩併乞台照

與湖南孫提舉書德輿

某昨拜書附宜春便以謝向者先施之辱自後又一
拜狀距門墻邈在天表雖瞻仰之塵而聲光之味乃
若此以見朱墨汨汨自應尔也此承課最就擢原臺

公朝舉錯當人心此為首議何者郡守持節於本部
前此少有蓋至公無私廉明愛人每事必以正郡無
過舉以此等郡守擢為部使者民間利害愈益通明
何患不善近來為郡者未必得如此等人例臨本路
則一郡怨氣何繇獲伸弊政之大無以過此自聞成
命喜不自勝以為今日每除擢如此必大可觀鄭丈
已被召近亦得書善類增氣某拙魯無一可取丐祠
未獲行且再請倘蒙不棄因風教誨至幸因朱君校
正自泉州來携真丈親書道其真醫為天文之書與
論古事歷歷可听云來春特詣謁尚望子進扣之不

逝高鑒仰乞倍萬保重以副拳拳之望

與孫提刑

某竊以青陽首序恭惟某官澄清一道盛譽在人神
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久不脩記府敬弟劇尊仰
昨承司形江右上廣好生之仁播紳莫不稱得人欵
脩慶牘因循不勇殊用慚悖門下與學文釋行動節
當代所仰徊翔于外雖拂衆望然志行道用及物者
宏足為吾黨賀某頗頑不學有過時頻復之惧幾何
不為下愚之歸因風海礪誠有望焉因有少稟江右
橋道不治視他路特甚行者病之某嘗以書屬陳尉

以白真帥得五百千又得州民李氏助千緡遂為石橋十所未繇瞻覲惟萬萬保嗇以須大任下情至禱

與危宮講科劄

某竊以臆初喜雪二麥頗蘇恭惟某官望重清班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福集^某每得高文未嘗不擊節嘆服至於忠謹掾時言言藥石數十年未嘗有也公朝容納茲誠可賀某才腐識闇緣承凋邑今秋小孰建昌一邑晚禾薄損不免蠲減自八月不雨至今凡四月今始得雨井有泉麥有望嗣歲之慮易得少寬冬氣過煥問^問病者多不免最藥遺之皇皇汲汲日以郡

計不裕為念蓋河稅一考通減四萬四千餘緡唯一
一味節用所補雖少譬之老病之人若更不攝生則
去死無幾矣加以私計不便求去未獲俯首在此日
夕惴然承不鄙夷特枉謹翰感感悚悚寵喻馮幹父
子某與其父相議此已時致餽緣丁江州為其父求
堂長以有人不闕兼須邑之士子所信服者雖某不
敢專其事公議可畏今胡伯量者為之蓋邑人願之
此如叢林非衆舉不可况見有仁敢不冀下懷思有
以處之亟此占謝不究願言它恐有委再拜以請

回傳寺丞劉壘

某恭以梅霖未止農事方勤伏惟某官紳笏庭闈色
養愉翼千里咸漢神明隲佑台候動止萬福云云某
年來藥石不離口飲食不下咽人事缺畧不講至於
屬心正人未嘗不拳拳也每作意脩問輒墮人後獲
罪於人亦多矣未有寬其督過念其苦心更賜手書
憐其愚拙教以避罪之方納之可生之域詞情慤慤
如門下者某比蒙大學大諫侍郎先生賜誨及延平
史君貽書皆深知勸勉感刻未已及是又領尊契文
專使問遺顧某何人辱愛公父子兄弟如此其厚況
某家有老親一子子然何苦過為垂刺取嫉於世蓋

有不客已者昨本軍與州脩某詞申乞致仕後連被
三省劄其一奉 聖旨不允其二再述前不允之旨
第三乃去年十二月廿三日被 旨不允仍有疾速
起發之任之命當已回申不敢變前說藁本錄呈且
某自前年十月陳乞乃缺未到之時今年正月方是
闕到闕到後方被趣之任指揮雖云係第五次陳乞
即於辭臨漳之行方是第一次未為方命若旦夕獲
祠祿乃是朝廷特恩豈敢遽行陳乞若又趣之任則
當展假三兩月仍申不獲已乞祠之請不敢更有抵
突蓋某本么極微不可與諸名公齒慨慕前哲如劉

凝之歸南康鄉人蔡樞父子之納祿皆當盛時壯年
上不以為嫌下不以為怪是以率爾為之不復與人
商確今朝廷不許人納祿初謂是名公有益於國家
者故貪賢尚老每惜其去不謂例以待愚不肖也承
教不勝漸感因述所懷以荅盛意大學侍郎先生侍
旁因暇望為致此卑懇俟旦夕遂志併脩謝書也

與傅寺丞劄康

某竊以春序過半雨澤沾洽恭惟鎮撫名藩惠愛宏
博神明介勛台候上動萬福某比遣人拜書賀閣學
大諫侍郎先生八袞之慶恭想歡抃無異膝下綵衣

之樂此古今盛事何幸獲親見之竊知治下近因小
小愚民犯法之撓嘗謂廷尉獲人不至大段失職則
此曹安敢為亂往往平時縣道不理曲直巡尉因捕
盜乞覓或捕或縱或不識事体務求小勝以激之妄
意謂以小榜先諭此意却選清正仁恤之官代之許
引赦恕其舊罪限以旬月如尚陸梁則示以威刑未
晚去冬疾癘旱乾之害此間與上三州皆然春雨幸
濡小民豈不顧事農畝直以與官軍角勢無由自通
其情等死之念一萌則赤子皆龍蛇矣伏惟高明仁
恕必有以處此愛助之心不覺僭越

文

某惶恐申稟至愚極陋蒙賢昆季不鄙俾效薄技因
薄獲桂名使相先生墓碑之末榮輝多矣方以弗稱
為惧敢意眷厚專使貽書特以先生遺物下賜拊躬
傷感難於具言竊念某初乏寸長緣親知間或誤以
書撰銘文見属固辭不獲因強顏為之一切未嘗受
其餽謝況某忝出門牆尤不當講近世非禮之礼若
以微勞而受厚貺與市道何異今恐上違太夫人尊
命之嚴已拜領英雲筆墨之賜至如重弊固不敢領
經來從萬里歛研可傳數世皆先生所以遺子孫者

謹再拜受回使欲望釋其愚衷全其素守不趨慙已
拜受矣其為愧荷寧湏贅述仰乞台照

與太監張劉

某竊以中冬之杪雪意初嚴恭惟某官養望潭居盛
德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先公正獻蒙忠獻公誨聚
不趨子弟之於父兄海內共知不待贅述獨恨湘閩
相望數千里宦遊南北拜履約之願三四十 years 于今
矣忠獻德業上格天心所謂正己而物正者豈區區
功利伯者之佐敢企望其萬一南渡百餘年宗社
靈長生齒康樂賢誰之力和議一倡三綱幾絕今日

雖版圖未復使東南士夫不左其枉者不待有識知
不出於主和誤國之人審矣如是則棠陰故笏猶當
起敬況門下親其孫乎德美在所不必諛也某愚頓
拙訥年十五而孤父師之訓未及聞及長習舉子業
再試禮部無成壯絕意場屋粗知向學今五十有八
矣於道未聞近復多病國恩厚甚未許乞身苟延歲
月益以慚懼大監傾時去國殊有祖風海內嘆仰甚
盛某近得先公所撰忠獻神道碑不勝悲嘆某與舍
弟蚤年未知寧免才智俱下之誚近於先兄匠監房
下姪孫處得忠獻公與先公親翰九幅言言皆契天

心正君濟世擢將治兵皆質之孔孟無愧當刻之玉
石上備國史之頒下垂萬代之法葛公興嘆異世一
心三復感涕今因姪孫瑜效官箴庫得其書云蒙念
某先世特辱矜憐遂教專人拜狀以謝盛意不覺羅
縷惟為國家倍加保蓄下情真禱

與朱寺丞在劄

某竊以愛景寢延霜威未動伏惟某官道尊重望百
靈薦休台候起居萬福某違遠德誼寸心未嘗不拳
拳昨蒙謙尊游賜書問或道塗所拜或乍到所領
又於條問之間有未可即具答者乍投身於旱歉人

戶紛訴之場日厯不給誠非稽怠伏惟高明儻加矜
照則幸亦甚矣不然無所逃罪惟載世託厚契今茲
承乏適繼大儒父子之後追思疇昔實夢發寤豈偶
然哉凡今寢處之地悉出介綴况德義美政耿々照
人耳目敢不遵守期於無墜到官即合馳騎申謝而
拙頓多滯如前所陳諒蒙肺肝相視不遽督過也因
遣楊定詣使直輒以某物馳致齋閣輕拙伏丐恕留
餘冀為時保重即膺一節之名

又

竊見經總制之名出於宣和末陳亨伯之手當時

未至已甚至 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首稅契約者
紛然故其額最高一時儉人輒為比較之說比一歲
後稅契有限經總制之額無緣登是議者未嘗不嘆
亨伯之失於前誠有望後之君子救之於末也本縣
地瘠民貧而又經界不行民之逃產比々皆是竊恐
更數年後不可復為經總制之額本縣所納逐年自
有常數已是極費支吾以踈謬之人為之得不至乏
供誠為大幸今承使廳行下青冊俾逐月發指定補
三百千只補今年八月以前欠而九月所解並要十
分登足不理指定之數此是近來酷政諸邑皆之方

將訴於府判監簿以求伸也府判當從前後一定規
摹不宜循此近日酷政是必胥吏有以上感清明伏
惟大賢牧：為國念兵食之不可缺而不知兵所以
衛民若使小邑推膚剥髓以供軍實則是以爪牙而
病腹心豈府叛監簿之本心哉某之區：不敢不辨
者正以縣有常法不宜於今日頓使增也倘蒙台慈
矜下邑之民貧特照近年之數與納亦不敢恃寬弘
而不加意於催科庶幾少行其撫字之意志耳仰冒
台德下情震恐

於事公不復咨訪率意行之悖謬何可勝數數條之

責死有餘誅惜當時不蒙見教今雖悔之無及然猶幸得聞以為異日之式此意此惠奚翅金丹之藥凡骨也敢不藏之篋笥永以為好無由面訟仰冀加倍保蓄以頒薦擢之寵

與嚴機宜劄

某伏辱寵訪意丙寅丁卯間常窺隣壁之輝今此從者經從不忘疇昔遂賜迂顧及問所以來之意則云持特垂訪又辱示以著述鉅編使某以鄙說為之冠引不勝慚悚閣下潛心史籍久矣其所以著論說皆為一家亦不可謂不用心勤苦矣宜即當世博洽之

士與商權務合是非之正庶幾古者著書立言之意
於何誤聽猥辱見謀如某者本無學業從門庇竊斗
升譬之宴貧之人一飽且不可望况敢當兼金白璧
明珠大貝之遺耶恍然失措何敢不辭昔人所謂稱
載而往垂橐而歸信非虛語來書若不相悉謂某有
見拒之意夫有所恃則有所傲某何恃而敢傲耶亦
其真情不勝愧悚而已尚加幸察亮

回翁瓜圃書

某承喻某乱道送李推序言失之過某鄙陋之見感

與趙右司劄

某比領台翰寵喻陳司理極荷不鄙敢不敬寘下懷
但某歸念久動日夕欲先歸鄉今遣人力申祠請若
衆從欲及未署治裝不勝幸甚此由衷之懇非藉口
之辭近日小臣請祠亦必再至雖朝廷曲示眷存之
意甚厚施之小臣則失事体欲望重言得意遂願不
敢忘德也重勤揮答遂成草率加察幸甚

與江東徐提舉劄

某竊以良月之初瑞雪應時恭惟某官觀風一道擢
摘良奸神明贊助台候起居萬福某違遠德誼閱歲
浸久真身容察又復許時其為尊仰寧湏自言比一

再貢書狀不盡懇誠方惧以簡慢獲罪豈圖諫異既
賜還答復專使寵以親墨以貴下賤事出罕聞顧惟
庸愚益難勝任仰惟某官躬行古道以化今俗建臺
以來風采可畏愛鰥寡疲癯惟忻安妥幸甚某既不
知學又乏才能冒焉試邑是以日夕念歸以勉不逮
誤蒙上恩畀以便辟邪非存全之賜何以得此銘
荷殊深過辱知獎不勝慚悻蒙喻白鹿士友今歲頗
盛至百餘人試後方散胡堂長久辭去以艱其代遂
晉至試前始歸今代者見議招九江幕念成者其人
在濂溪書堂學生者師之言議操存端有可法本同

某過閬中今輟其行此人若平學者必雲集非主盟
斯道之篤未遽及此郎舍筆硯不闕深急於稟報彙
文遂畧伏乞台照

又

某幸甚獲以庸陋受察高明日省夕惕惟恐一事得
罪於天以負部刺史澄按之意故事有可為不敢不
勉不復以手狀通懇懇疑於諂媚以取容者豈圖謙
巽俯賜公牘咨訪官察人品曲示誠懇雖至冥愚徒
知感發况粗有知識敢不踴躍承命伏見本軍趙司
法希翹稟資和敏奮身科第到任一考餘本軍簽判

一員實行倖事不得專心訟牒每引詞狀必命司戶
司法聚廳商榷剖決趙某見事曉暢持心平允潔身
奉法夙夜孜孜某嘗以改官狀薦之又教授姚鹿卿
文學精洽趣尚不凡到官一考有餘每課試學生命
題發問皆不苟簡某嘗以闕陞狀薦之司理陳維則
實和詳練盡心所職星子縣主簿周溫舒縣尉劉賓
雲建昌縣尉譚良翰皆恪勤官守可任以事其他豈
無偏長未著顯效或方到官某所未知不敢率易論
薦至於武職如都監金寶孫珪縣水陸寨巡檢羅友諒
皆謹愿可托伏望台慈更加博問有不如某言則得

欺罔大君子之罪干犯听嚴下情皇恐

與南康鄭教授劄

某伏以秋序方新即日敬惟某官師楷多士神明遠
業台候動止萬福白鹿堂長必得人此間書院士友
頗成倫緒三山林丈羽文公高第經行皆為人所師
恐欲知之礼書喪礼門刊刻極佳且不甚誤非史君
與諸人精勤校定未易至此甚善今納去十六冊有
誤字處已改幸白黃堂速脩正祭祀必已畢工今有
七十券望為印禮書前後全帙各印四部印郡齋所
刻學規學則各五本有餘則多印不足則據所發券

減之勿訝于煩乃荷某歸期在初冬此兩人專欲

書及送合刻禮書四冊

係祭禮緣楊丈用力久方

能緝寫就有節目一紙納在黃堂書中再錄一本拜
呈見學錄楊丈煩拜意未及拜書此間書院亦荷其
始謀此乃大典有補國家它日必索至儀曹皆賢守
賢文學之力也

又

某竊以夏用季琯暑氣如焚恭惟某官橫經講道師
範望尊神職先後尊候動止萬福某自去冬到官以
早瀉之餘日不餘暇欲走一卒致書左右凡數月矣

朱黜送日不覺許久不敏有罪何言可解去冬抄承
台慈賜書三復感荷知竊知齋舍一新士風日盛况
白鹿士友雲集躬率以古道孰不響應甚感某庸繆
無堪頃在星渚奸政至今可愧復此叨典劇壘益難
為功但切愧負幸而勸分民間有無相通將及食新
似若可以逭目前未知攸濟此邦乃龜山傳道於羅
李及生朱文公之地偶得地城南創為延平書院倣
白鹿規模山州奇秀中春始役此月未可迄事欲遣
人至江東西招數朋友此來未知果辱肯顧否來使
鄉中索書及是始能述謝區區所懷尚見續狀

又

某區：已具前劄不敢以苛文溷清視承喻二事仰
認愛人之意某當時但知直道而行豈敢顧忌監司
委曲以害理至今不決不必使盡斃於囹圄而後已
仁人能不動心乎至於五千斛既黃倉部嘗易新矣
似不必復請於朝此乃州家常事何至鄭重如此見
刻黃勉齋晦庵語喪礼若得黃堂主盟速刻於南康
豈非學者之幸

與閩清令鄭君瑞劄

某再拜上覆某官即日初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

久不拜書但日聞政譽中心殊喜不覺垂隔之久比
聆書上考古循吏風復見今日世常謂今古民俗不
同如左右正心誠意發為政令百里順從如響安得
謂今人不如古人民俗滴薄哉以此見近來民不得
賢令環天下皆是田里何由安樂邑中人不甚病否
某去年遭旱癘今夏至秋支吾殊難蓋蠲放幾七萬
餘緡錢今秋方得一稔民復疾沴死亡相望則又賑
之馮憲助千緡漕倉亦各有助政此施行小惠雖無
大益亦少見官民相關之意他不足道也承喻欲浩
然賦歸在執事清介無欲視千乘秩敝屣况一令乎

某向來亦有不耐事之癖因究為仁之旨則知一身
任天地之貴所繫甚大苟志於仁則萬物皆切於己
不得獨擅安逸真民物於度外素位而行攷、攷、
終吾身而後已今執事為令邑人愛如父母可謂行
得吾仁矣無故求去又恐於仁不無間斷況執事居
家生理不為厚祿雖不足飽妻孥豈不為有助思之
熟莫若滿此任以俟天必有知者聞繡衣已剡薦果
否書不憚作於法無離任之文直拂衣去又無義理
幸為百里少安無他念至禱、、某來此徒勞正與
求喻事体一同又有制府事極多不得已只得順受

安行耳偶舍弟歸必一見臨行作此書不覺縷々

又

某再拜上覆云、比所獻愚說雖無可喜之論自三折肱於世事加以力用聖賢之訓所得如此自謂孔孟復生當以此質之而不愧舉天地間物皆在吾仁術中則躁褊不耐事若與仁不相似然更望深休因風示教也書院久成生員職事共二十五員倣白鹿規皆教官兼山長所選擇不敢容一毫私邑中善政善教入人甚深餘力尚能治坊表復官廨與汲々於敲朴索逋者不可同年語拙書頃及欲辭不敢率爾

為之極不佳稅務字似只令吏書為稱故龍岡字亦用不寫羽流求度當以私錢薄助之但此曹非吾儒所當助有文榜二紙求教

又

某再拜上覆某官葉丈至承賜書匆々不少晉薄效區々而已黃尉來又領近書展玩如陪誨譚且知邑人愛令邑尹至相率輸租恐令之舍我去夫以德化人必如是而後可近有士夫未能至此遂欲坐以無事不知姦宄不戢良民受害則所謂德化乃姑息之異名耳令叔判縣一到此才具恢々十九溪不足治

乃邑人公論如此黃真佳士當如來成已借印交事
矣得此人可為黃丈翼之、助一見即知其人蓋取
友不苟足以自信既無中饋中幼簾外之差此甚易
免近有自邑中來者知近况尤詳清苦之節不待咨
之於人老人近不安自餘今方少愈又覺早熟方此
禱于山川言不能盡唯保嗇不宜

與姚判官

珪劄

竊以秋季之月黃華屆節恭惟某官盛德在躬善處
愈偉神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日因朱墨不承問
者久矣比林丞之邑嘗僭託致區、一書復不敏正

切愧悖敢謂謙眷寵以親汧示教四書切皆中邑中
利病已申兩司其詳見林丞書中其語甚長未暇縷
述但林丞言羨餘事正某所痛革已申奏朝廷矣二
稅俟新宰至盡發下蓋諸邑自去冬已在縣獨順昌
未有正官故尔因循亟復謝不究欲言之萬一

又

比辱寵報示教三事皆此郡要務議論精到文辭激
揚真可嘆仰遂使庸謬得轉而上聞荷君子德至於
銘肌刻心益思侍誨之樂可勝馳情雨汁終澁禱諸
寺觀神祠雖小、應驗如得杯水何益此皆某德不

足以感應召致而舛政謬令又有以傷陰陽之和得罪於天未即大僇尚爾彊顏因思南軒祀楚望故事於風雩橋望祭街山劍潭之神齋後行事祭如風雷師之禮承日行事若更不應真可投劾去此矣書院月未可成節後不知可屈從者一來否別俟致禱

回朱順昌劄

某比承迂顧得款名理幸甚偶以親疾在告未完欲言正茲慚負忽領手帖至喜承不鄙瀕拙書自惟庸陋且拙於此蒙篆籀甚古足以揭示邑之興廢自是人事得失何關扁鵲嘗言不必易矣重違諄喻輒用

寫納幸謀之邑人若能不易某之素願也

回毛提舉劄

某竊以上冬之月霜氣未肅伏惟某官寓情園閣道
高物表神職贊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日試吏鄭鄉每
蒙眷待違離之日適大旆尚晉九華不得請教而行
畱書叙情殊愧草略茲辱寵報眷意有加不惟不以
世俗陽相尊者見施而誨警之切有深友所不能道
者常恨近世此道幾絕不意賢者能一出之以發鄙
吝幸甚感甚某不學不才叨竊門庇天性又極闇鈍
近世荃蕙為茅之變每拳々於善類不度彼己思竭

其愚以效藥石為凡入仕於王朝者言也意欲驗此語於數年之後豈今日無過便謂不必如此說殆猶康強壽之人告之以縱欲傷生之事雖曰失言亦自無害不猶愈於進軟熟之語愚意若此耳初何心哉今來書云：若某聞人言而有所譏者如李推之賢尚不免如此則天下無善人某之不知人亦甚矣漸汗無已高明豈不察此尚有疑何也

與任和縣一龍劄

某伏拜台汗龍喻黃尉已效區、黃法極賢一見粹然茲蒙賜以新詩書院預有榮焉三復格律之高不

勝降嘆門下清規粹行縉紳所推公朝急賢何尚濡
滯若此耶壁間之題毀曷譽足據見愛之厚猥以錄
示益用慚悖一人之譽若以為可喜則毀者三至寧
不見信於人古人所以不信流言而惟義之趨者殆
為己之學當然不必屑屑求於人也云々

與婺州林教日選劄

某竊以冬序新紀寒氣尚微恭惟某官模楷名邦聲
實交暢神明左右台候動止萬福某昨承大旆經行
遂親德宇容易分袂仰高拳、一書不敏寵汗先焉
感愧莫喻竊女為今鄒魯名儒輩出近時伏節及謹

言正論之士班、可數豈東萊教誘成就其名致大
驗至是始不可掩歟何賢人之多也執事教其間分
不惟使學者從事言語文字間而伊洛之學卽東萊
所究心者其書俱存朱文公闡而明之詳盡大備矣
想見升堂之際與諸生磨礪浸灌數學半其樂可量
哉某少不知學今其老矣徒負過時之嘆然學無止
法終吾身而後已收之桑榆尤古人所務幸有以教
之承喻極仞不鄙某與人交寡例不敢通清要書非
敢愛吝實以分義所在不唯言之無益徒自取辱是
以不敢幸加深察德業日新何患無知己者少安請

俟唯此之望

與楊安撫長孺劄

某竊以孟夏謹時天氣清淑恭惟某官道德隆備燕
居和衍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庚辰之冬獲拜
履絢雖承顧之云始實慕德之甚深况先世托契門
牆是以一見之初便蒙異顧然鄙性狂率輒效愚者
干慮一得之說抵冒威尊朝聞夕報平生見從善勇
愛民切未有如門下者全閩方鼓舜政教天嗇其逢
歸旆已不可留自是城市鬱攸之變通宵累日幾於
於一空萬喙嗷々曰使楊公在安情得有此於是士

夫田野老稚婦女同然一詞仁賢為國家重輕如此
某是時銓伏里閭無歸繇尾卧轍之民以致戀之之
誠又不能以書調興寢著在寸冊炯々不忘去冬之
官忽順昌張君相訪示出九月所賜書詞旨溫深寵
勞備至大人君子篤於疵賤若此曷勝感愧門下與
學清文直節卓行家自得師而又尚論古人追而友
之近時名公鉅人父子繼賢當以門下為祢者燕間
之適所得居多承寵喻廖槎溪某嘗愛屢於莆田鄉
人至今思之其家蒙主盟今幸帖然張君兄弟皆佳
士顯父之賢得雄文為之發揮不勝致嘆李隱君去

秋邁已逝矣失此前輩莫北之群遂空其三子皆能承父志居鄉社杜門鄉井賴其賑貸某每加敬於數君況辱一言之重乎某庸陋無堪冒昧此來已七閱月旱癘相仍公私赤立冬苗米僅能減十之二三閭中荒政素不講一旦無長策蠲宿逋之外獨有市糴平糶勸分上中戶而已幸不至大狼狽今歲雨澤粗足有可教誨者尚望矜念舊部特賜示人下俾得悉心遵承揀過如頭燃一書述謝及是始克專人自通怠惰無所逃譴敢乞為道保練一輅西清之拜大門星屬伏惟福履川增延平委俾九頓首以請

鄭通判渙劄

某竊以春序方新雨足初霽恭惟某官鯁心治郡惠愛在人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福某久不脩敬坐仰清風蓋無日不拳：自到官以旱癘為苦短才治劇已不勝任况投之倉卒應變之域民征軍食皆費陪裨凡取於諸邑者一孔不遺諸邑至不可為一皆以利源歸之邑、少寬而郡計已不可支矣去歲田畝初謂有半收及病後失刈穫之時又不及此十三年前舊租稅悉蠲十四年苗米五等戶通減二分申廟堂乞給僧牒七十道丐常平米二萬斛以為濟糶計

求知從欲與否但職在撫字若以僭越昧冒獲罪不敢自愛但聖主仁愛惻怛每於四方水旱未嘗靳嗇緡石特州郡畏懦不以實聞耳三山及鄉中尤甚某亦不自揆以書懇憲使及鄉侯乞以便宜將椿管鏹招商航海糴粟廣浙以拯饑民先登奏^後某頃在星渚亦然亦蒙寬貸今何為不可言輕見淺未必動聽詎不敢默專意以為如何

與江右留提刑劄

竹端

某竊以孟夏之月梅霖初收恭惟某官澄清一道惠及幽隱神明欽贊台候動止萬福某睽違誨客之久

莫喻瞻仰之誠聞行部所至官吏肅然無敢為非真
部刺史之事近時臧否倒植非稟資卓異未有不胥
化者所恃外臺天子耳目之寄激濁揚清俾人知勸
耳嘗謂天子能官人而不能知人之賢職司代天子
舉賢而不能以己愛者為賢況可以勢取乎江右一
路賢者固多某寡交不盡識如運幹方大琮雖以南
官前列進而致、職業有志問學親友中少見其比
近得書云蒙顧盼殊常且許以剡薦如此則孤遠之
士其知所勸矣苟人品未有大過如斯人者亦君子
所宜爭先取之勿泛然視之而使之至於自言也某

平生不喜為人求薦以為賢否易位不唯得罪於人亦以得罪於天誠可畏也伏惟仰思聖天子寄耳目於外臺如是其重賢部刺史如是其少也是非好惡一出於公而有以副與人之望幸甚、僭越死罪

又

某少稟比因人脩帥閭閻藩慶必已塵省搢不敢復有黷犯緣情誼有不容己者不能嘿：某甥鄭紹孫為西南道稅鄭刑部自明之子也自明為淳熙直臣其子三歲而孤失學不能自振入官二紀不敢望寸進家貧但苟薄祿以活妻孥而已其人性龔率却頗

自守家法不敢非為但才短語拙非上官矜存之未
有不獲譴者久不得其書不知近日能盡職否昨寶
謨郎中開府時某因循不及以書道其姓名今適值
大蠱重來此天假其逢苟不為稟聞有負幽明不勝
大懼望欲少賜撫念以勸為善其人亦不能以姓名
自微崇聽僭為一言俯伏流汗

與杜省元

東書

某聞高誼有年矣夏五潘先生察郡至泉城蒙檄至
行臺是時於同官間益聞所未聞以為當今常恨不
見古人今人何遽不如古特患耳目未廣耳竊聞閣

下身居長嫡以官推與諸弟而甘心韋布之態昔樊
宗師所遜者特財耳韓公狹屢書之以為世勸今距
韓公之時又加遠而威德之事乃直與夷齊爭先只
此一節照映于古又好學不倦餘事材華翰墨皆遠
造昔人聖處方今天下如此等人才有幾哉某閨陬
孤陋師友不廣思脫去拘攣陪侍謨席則閣下常寓
館於部使者之門夫以小吏而闖伺達官則人措為
諛故前者見賢之願邂逅一失迨今愧嘆思詠風味
如在天表大賢好善一分不遺遽枉謙牘下浴庸陋
褒拂數語使人退避感甚幸甚某學不知道年事尚

衰得一邑為之幸不得罪百姓誤蒙潘先生薦擢雖
益勵勉終愧心願前月末已書三考代人約益冬到
冬杪或調選首圖伏謁是時尚留齋閣否見賢有時
不敢預料承頃李監主文後序粗述所聞益用愧悚
納上兩帙樂毅論筆陣圖集玉行書各一紙并本邑
學田記安養院規求教不自羞恥可發一笑來人索
書遽屬有公事不能細也亮察幸甚

與福清林經畧書

某惶恐拜覆某官即日春晚雨足敬惟坐鎮帥閫德
望崇隆神明介助台候起居萬福某去冬因湖南急

足及方丈便嘗一再拜書致開府慶近收舍弟書乃
知過家上冢取道泉漳鄉黨交親孰不喜簡肅之有
後為善者勸於世道豈小補哉況凡長忠誠勁正所
至有稱是宜眷委之深許觀殊績並踐世官茲播紳
所羨非某敢佞廣府昔稱巨鎮退之謂選帥當重它
鎮在唐已用尚書鄭權為之廣平風流儼然如在信
所謂萬事塵土功名不朽者也伏惟澄清一道使官
吏不敢為非始有施撫餒之實乃者洪帥輕殺使無
辜之民束手就戮孔子所謂子為政焉用殺至哉斯
言近收方孚若書稱其將漕司鹽錢累政所監繫者

有人已死已刑而妻子不得免者蠲所負四十萬緡
釋其人以三千計而給還佑沒者百餘家使監司皆
如此斯民其少瘳矣又撙節浮費以它色錢代償公
私賴之不知廣東可比類施行否廖子晦減潮陽丁
錢為惠甚博但作邑者謂少窘所濟者多何足恤耶
今時人才難得誠心愛民者尤不易得大府英賢所
集諒不乏人大抵有欲而來未免可疑惟公論之所
與者擢之人斯勸矣三哥永春闕不遠前月已歸新
除兄為學日進仙尉兄將滿安書頻至老親新婦而
下列拜問禮少稟李丞頗曉事畏謹想不逃容察矣

待區々之言有歸善尉鄭思枕好學不倦頃在丹溪
知其履行甚深今春初方到官刻意愛民一毫不徇
例科擾經行必知之如此人者誠可致之左右某引
疾在告旦夕得請即歸它容續布不備

回廣東何提刑

坦劉

某竊以上冬之月寒氣尚淺恭惟某官入覲宸廷一
道琴瑟神明交助台候動止萬福某閭鄉小子距仙
里數驛秘聞清名美譽願見無由豈謂天侈其逢獲
忝交承之契欣喜過望亦云甚矣緣某才智俱下加
以頭方命薄自前歲得危疾瀕殆者屢所以力丐閑

退保金殘喘干請頻煩震恐無已 上恩寬大既遣
嚴誅後叨峻擢新命不敢祇受已見寄本軍公帑庫
九月八日再被不允趣行之旨已力控詞請冀蒙從
欲目今抱疾未愈決不能就道所有接人乞不賜發
來真切之懇尚望深亮蒙賜啟劉過禮不敢下拜一
味慚感感敬授來使拜納借越無所逃罪并丐恕照

回魏學正書

某伏辱手翰示喻白鹿塑像極認謙冲樂告之意此
事乃文公嘗考其儀朱寺正又已請于朝矣若中輟
則是某怠於承前人志必有推其事罪以奉歸者此

所以不容已也以禮換之舊像當如夾室之主以埋
瘞駭聽不獲已寘之經閣似無傷於礼此正如古人
瘞豈復雙祭乎况只改造於洞學又遵朝命伏乞台
照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第十三

書劄

上勉齋黃先生

某皇恐拜覆某秋間天畀幸會得與白鹿諸生執經
座下但拘輟朱墨心意不專不能於傳注外出意以
求指教為日非不久開發非不多而性與天道未嘗
敢臘等求聞焉又不能數侍仗屢於石泉佳處及今
思之豈可復得而輕易違離可不恨耶臨川及三山
人回系辱尊翰緣欲專人問到後起居觸目可畏天
久不雨悶心為甚因循日、遂至於今自聞謗議即

以次男之夫力丐祠廩實欲徑詣師席以遂數十年
未償之願既未得請適諸司有以謬狀上聞者又不
敢再以取求進之譏嘿在此又踰月矣先生思文
公平生在位七考則先生之得閑可謂晚矣幸矣
聞氣體益充正使自為謀不過如此林文必以向所
足儀礼通解集註類聚四方學者且將雲集樂事
事某若得早脫身自便庶年未甚暮尚可入道德之
場會合不可期更加十年則五十矣讀書隨即遺忘
加以向襄懸知鹵莽如此則一生自棄矣縱得萬鍾
千駟能使心強而有智耶此思以世間真樂無如學

問而學不得人師之則亦用心徒苦耳某日夕思去
就計不決則不知何說可去天實臨之矢心自警先
生矜而誨之儻得遂所願終身大幸也妄意乞先生
以儀禮所足卷付下趁暇刊刻補足書之缺實學者
之望敢乞鼎茵加意以昌斯文至禱不脩

又

某惶恐拜覆某官比專人拜書不盡所懷益用尊仰
即日天氣頓暄雨微潤物伏惟新涇鼎來忠勞有相
台候動止萬福某竊承易鎮歷陽以制閩上公兼領
要藩朝廷委任之意可見不識以何日發安慶城築

事必已就緒外日遣去軍須適用否浮光之園如何
近得所聞虜必欲度維揚其勢既窮自應救死南向
或者以為不足慮又以春水生為說恐坐致失機不
可不深思有可示教者望無惜寵賜欲恃以無恐也
某愚頓竭力於此無補毫分窘不可支坐待百謫蓋
事方有緒且所假貸不容貽患它人少須救荒結局
自拘司敗或幸得脫身歸田又不勝幸因遣人招租
了住雲居蒙賜津發齋官草帥布稟惟冀尊生加意
以副四海之望不備

又

某皇恐拜覆即日冬序已深時雪三白敬惟以道自
娛神明介助尊候起居萬福某區、之懷前狀已布
聞頃過臨川有學者捨館會挾書追隨朋來之致李
敬子輩聞亦欲入闈吾道幸甚大抵學脩則中人可
為君子不脩則中人皆為下流況文公所傳獨有所
屬不於斯時講明歲月可畏以此日夕思詣誨席文
公祠堂十月初下手十一月廿四日告成濂溪熙寧
中乞守南康遂合二先生為一祠以慰邦人之思記
文本欲托真希元恐其治郡鮮暇又未免有所假借
遂率爾杜撰直書作祠堂之因不過百七十餘字謹

錄拜呈李貫之像已遣人於池陽繪到清脩之氣猥
見於目睫栖賢已葺治一堂治龕奉之唯謹先生賜
數語欲刻而寘之寺以慝果州之望景建以果州詩
十五首見寄某為刊而跋之併拜納伏望教誨地遠
非專人不能拜書臨風不勝瞻拜之切

又

某昨蒙寵假陋庸賜以仰止堂記一仰一行之訓豈
唯終某之身受用不盡天下後世用以為法加惠學
者何有窮極某銘之飢骨曷日而忘朝夕思惟常惧
有負明師誘誨之盛指唯當持敬三省不便一息間

斷庶幾它日有以藉手拜座下耳已託丁晦父書尚
未到白鹿講義取乾坤二爻即人所常見者反復提
誨使人恍然開心目明勇為力進無所疑滯前賢蓋
未嘗發明此旨不揆拙惡為生徒書之刻冀洞學仍
墨一百本分遺之使勿以紙上語視之而加以踐履
之功焉謹以二十本納拜伏乞視至

與李斯司直燔劄

某近方拜劄求教不審蒙不鄙外否建昌之旱今已
得實但邑中未免留於蠲減若果合減放何可蠲耶
僅蒙以鄉井為念明賜教誨俾得實惠及民某不勝

感荷之極茲有少稟恰得陳倉專人送至印紙且有公文其人拳、於門下豈有他哉誠見賢者家食之斯人不被膏澤責蓋有歸況某忝備有司不能上承明天下招徠之盛指俯首嘿、又復許時尚胡顏面見士大夫乎謹專此拜懇欲乞蚤以出身文字付縣吏抄錄所有元寄庫告命省劄及今寄到印歷備見公文仍牒縣差人抄錄前來以憑繳陳倉公文備申吏部區、愚衷槩見於此得辱不拒幸甚丐祠未獲即官賤不可瀆犯更三數月即可歸田但此郡數十年來未嘗有如此荒歉亦不願自保也云、

與通判李司直燔劄

某竊以夏令將半云、某已卯之冬微倖不以罪斥
其實得罪星渚百姓多矣獨賢者不忍鄙夷於在官
時每歲必蒙一再左顧承誨飭薰道德輒數月賴以
寡過於其歸也辱不憚百里追送於洪府江干經宿
繼、近時所未嘗得於朋友者又辱贈言之寵久不
專人駢謝實以跼伏里閭無從附狀日切負愧比承
聖朝愛重名儒畀以清漳貳車之任缺當不遠今亦
可以出而仕矣不勝延頸企望之切某疎陋之縱去
冬偶戍及適承旱癘之後窘迫于狀想黃文去私必

嘗及之矣仙里聞去年極稔黃侯仁厚民必蒙福蔡
文堂長與黃堂長必有頻會聚切磋之學獨恨孤陋
寘身閩山之底日汨朱黥不為小人歸幸矣尚何望
問學之進延乎四先生授業傳道之所妄意效白鹿
為書院數間中夏即可迄工地極勝俟成當布區、
見刻勉齋先生孝經本旨已成納呈一本論語注義
問答通釋次第亦成此書出於論語可無遺恨矣別
得拜納及成書始能專人到江東不勇是愧大眷伏
惟福履駢集有妥願承

與李國錄

方子劄

某竊以春序將半時雨佑浹恭惟某官燕居里閤盛德在躬神物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自頃鄉中辱車從迂顧得接誨色溫乎其容論議勁正且辱索鄙語不揆么麼直以枉斐抵突宗匠雖愛助之誠甚少而僭越之罪人皆論不可逃退而忸怩者數日尺書久缺益用悵仰去冬到官忽從楊丞人拜受十一月所賜書乃知大賢留度固與人殊而士友昔以為罪者可付一笑及昨聞直道不容而相訾之徒至無一事可言乃為怪妄之論上欺君父此豈門人所當辨亦見公議未嘗可誣適所以增盛名耳自惟庸謬之荷

教愛宜以一書通誠而寄居則不能寄書到官又以
事奪遂為謙眷所先感愧莫喻此郡不謂凋瘵至此
諸邑之賦三十餘年在郡輸各已下縣獨順昌正官
未到某即還之去歲苗米五等戶通減二分第四五
等又各減一分蓋郡記未有可準擬欲蠲放不得如
志而十三年舊欠萬五千緡到官之初婁悉先蠲免
此部實有少及民某它深媿不能多減承諭楊丞初
聞其能和藥療民病頗為之喜徐考其績不理為甚
此邑不輸州賦久矣豈敢取其百千之月鮮蓋民訟
曲直倒置吏相朋為奸揆之於理宜在沙汰之列徒

以其短才無他過母老遠官又俸入不繼姑令安舊
職而委事於揖官輔監此亦宜他得已哉新宰又聞
在都下未歸恐聞風退縮但某歸其賦貸其綱本寬
其賦入若尚不可為斷無是理但恐新宰別有所疑
輔稍通曉然資淺且輕邑人未必服其令殊以為窘
某屢欲拜書緣投身未黜不覺稽滯真情吐露尚幸
照亮

與李蘄州誠之劄

某竊以中春之月久雨寒重恭惟某官力守邊城精
忠貫日百靈儼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久欲拜書請誨

益日困多事謝深道昨過此備言近況之細仁義之
兵不可缺折國勢賴增重長淮防虞之計素跡虜傾
巢穴來聞諸郡開門自保寇出其外糧食百萬竭邊
淮運致者一旦反充豺虎之須老稚束手就盡言之
淚下聞使者府防虞有道百姓和協自可折衝不知
近日如何專人拜問倘蒙賜教得要領以自守竇荷
厚德亟々不暇端細仰乞台照

又

某竊以秋序平分風露涼冷恭惟某官政成治定德
威宣暢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久不脩敬坐仰

清風方念行且去此不可無書敘違離而情愈因循
已為謀施所先慚悻如何可言尊契文學問行履儒
林第一流試邊許久聲望昭白何官不可為直俟召
拜耳不佞調夫一事上下皆知其擾豈可無策以處
之謂如六斗之粟轉輸之費過數倍亦必有可思者
大抵近時監司不卹郡、不卹縣但欲便文自營苟
免目前不知身受其害豈可不同心協力議所以拯
之邦本既搖雖無戎狄狻恐致亂况外患方深乎某
此十月當滿才疎識闇得罪於民多矣丐祠者再蒙
恩畀以便郡代者九月半可到即行無非平昔教誨

之賜何時得侍博約以寫數年鬱積向風無任馳情
亟此復謝言不盡心敢乞妙迪寒令亟登給諫之聯
下情至禱

慰李機宜劄

蘄州之子

某竊以孟夏之月暑氣尚淺恭惟大孝機宜契兄號
慕方深神明介助起居支持某自聞國博判府以家
殉國歔歔流涕者累日至今不能已閨中窮僻得泣
蘄錄最後忠節義烈照映史牒國家作威之功見於
今日其氣固足吞胡虜而奪之魄雖死狻生彼握強
兵而坐視者雖逸罰於一時寧不愧死於千萬世焉

足寘齒牙間哉 聖主褒嘉封爵立廟官及子孫亦
足以少為天下後世臣子勸伏惟至性何以堪勝然
一死重泰山又何足深憾而節哀思以大名門是又
某辱契者所宜拳拳也專人不腆一奠具于端狀侑
以鄙文几筵薦白是望頓遲不敏罪在不恕伏深震
汗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某拜覆學錄尊契丈自蒙餞別江濱後欲以書求教
聞歸長溪矣春間勉齋先生又失一見中心菀結未
易名狀勉齋先生晚年得閑通釋一書盡寫聖賢心

術之微讀者如客得歸孝經本旨切於世教二書皆可鈐板以惠學者它日某所願為武伯本業已傳得喪祭二禮喪禮已畢祭禮更須入注疏俟它日抄錄以廣其傳先生永已孰不痛心賴有深友以永其脉季秋會葬庶圖面侍以寫心曲陳丈不敢拜狀呼名引誠為荷亟此馳謝謙辱言不盡意唯為道保重不宣

又

某拜覆自高峯一別又兩月餘其時匆、莫盡求教之誠及到官多事欲專人請益亦且不敏愧負初心

中夜太息昨領賜書偕以喪祭札序文正容立誦不勝降嘆先生之意可以無憾矣通釋方將版刻此書尤不可緩振病一事稍暇當以次施行又灘陰惡少多薄人於昏夜殺奪其賄常年於冬杪必甚方此講明法令追治在有司者凡此皆民蠹之大者以此覺益少空隙陳丞至又領書示喻敢不真念才短事殷欲言千萬聞同趙文旦夕一來果爾豈非至幸稟謝稽緩仍不端細大罪餘乞倍加保晉以昌斯文不備

又

二月十七日具位陳某再拜獻書于省元先輩座前

某愚陋鄙鈍自羈非成童承先人之訓讀書業儒不敢背先聖之道及長浮沉閭里不能卓然自立以師當世大儒迄今未嘗不以為恨聞文公先生高第有知府司門黃先生者慕用久矣十載差他去歲之冬始得拜于考亭書堂又聞登二先生之門問學深精有揚其姓者服膺拳、適饒司門先生守安慶邂逅石岳獲觀端肅之容听禮義之誨從諸生後以接從容可謂幸會宜圖諫眷寵遺長牋褒拂過情期待太厚有敵已下所不敢當者况如某之愚陋鄙鈍者乎雖君子樂道人之善然愛而知其惡君子之所尚尚

自今以始學不加進行不加脩執事不得不任其責
既以此謝厚貺復有望焉伏惟垂念幸甚

又

重九日某頓首拜覆學錄尊契丈即日秋清恭惟尊
候動止萬福某兩蒙賜書并示教中庸口義精密著
明不勝感伏已傳諸友閤發不少家禮本末可入後
序祭礼若得尊契丈自來春一力刪脩使黃先生本
意坦然明白惠者多矣大綱既得只是日課不懈久
自成書鄉中所刻通釋當時蘇教憚於多費若他時
刻全書尤佳但後生有志者只据今本互讀亦自自

足矣大抵讀者少亦是難得有常人撥剔他事刻心
立志若泛、應酬工夫作輟誠是可畏某正坐此患
緣一家內外之事皆叢於一身又有索書之債日不
暇給加以大字尤拙索者無虛日藝成而下古訓可
畏姪均在大中著迷恐未有高見容易之識尚望教
誨祠堂及四字勉承尊命令後乞免以見委乃荷敢
與為道保重不宣

又

某拜覆楊安叟及便中領所賜書感懌殊甚即日夕
雨溪晴伏情尊候動止萬福札書成編告之先生祠

下祝文典實讀之愴然跋語合在後與圖式共作一冊今以在前非是因書當告鄭教誤字不能保其無施刊脩可也學校得賢師友士子之幸秦溪又欲屈顧致得顧尉書言之秋涼赴被未晚延平事一切不敢問蓋既非我力不必過慮幸而有買田資足為久遠之賴斯道不絕如綫全賴朋友講究寬居仁行最是得力通釋益人處不可勝紀某愚頓近方知義理真是如美色可愛以老人多病不得專心致志不敢不勉尚望誨飭黃六哥何時行俟潘丈來議所以區處恐已行矣餘莫保重不宣

又

某拜覆某官便武連辱賜書不減侍誨函丈之樂明
明德之說且令後生知得分明坦然易行若必深誠
又費注腳也即日初寒恭惟尊候動止萬福竊承暫
歸長溪山間耳目專靜著述有功見所是正儀禮解
續一策與潘文同竊嘆服此非細心磨礪積功不已
何由至此當寄南康刊脩為學者惠不少某近得丐
開之報再申去秋之請蓋因臨漳送人回公文乞備
申省故得此月三日之命又守前說此係前第三請
矣若至四五不已恐歎知之李汝明盡心職業陳漕

明求士如弗及入境必能搜訪某亦願以書及之偶
數時胃腹作楚每作書必甚以筆研幾廢造物使終
為不學之人賦此此疾奈何姑俟平復作書未晚也

又

昨拜書後寧德李尉子過門出示尊翰緣杜門少與
人接一書極易因循李兄果秀美可喜執事之拳々
於後進如此孰不敬仰昨如暫還里閑即秋涼入州
庠今必已在州庠矣斯道不絕如綫賴有尊契丈三
數君子續而張大之近有所得無惜示教潘丈在此
極安適且有閱義理之樂但國哀方新痛徹肝肺無

意人世不若速死之為愈無由面訴臨書流涕前書
承喻秦溪偷兒之害憲使過此已及其細度能防禁
也緣此曲折未的報謝稽緩有罪不宣

又

云云某昨拜書正以不能盡胸臆為悵兼聞秦溪順
風尤少日竄入郢因得以書質疑趙親寄示近書不
勝喜躍敬審節過薄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顛愚
自信不聞長者之誨一年矣為仁工夫終易間斷慙
易室而忿難懲聖人先後之序不可亂如此可畏哉
季秋以來疾勢大作念祠廩狹為索長安米不若謝

事庶延殘喘似取高蹇之譽但不如此則食息不晏
他不暇恤耳先王之子弟在家者無如六兄之賢必
常會聚自此却掃不切事專心於經訓恐有足樂憲
使嚴於治盜正己率下効固應爾伏冀保晉不宣

又

某襄病杜門日仰德誼無由承誨第切拳、老人辱
流問感荷尊眷安問不輟圭得拜侍幸望教誨某納
祿乃申軍乞備詞申省命下與不下非小官所敢必
但詞中有云自九月不敢請待缺俸此即已納祿矣
他不必更陳乞誠如來喻潘文歸附拜此狀宗使止

此善類昔共敢冀保留不宣

又

比辱賜書教誨之意甚厚如真身誨席之側欣荷難
量方欲訪便風具報忽大中趙親人至又領近翰且
蒙軫記老親生朝寵以新詩慶其七袞詞旨深厚佩
誦不勝銘荷前承喻辭受之義信乎無請之說為至
當程氏遺書中有此條富鄭公以俸券納有司有司
受之程子謂受與納皆非只不請為是某竊願學焉
至於韓集回疑在註本中皆曉然恐未見注本建上
有五百家注字頗大其中頗詳無疑今謾錄出如望

舒乃月御謂聞葉聲誤謂望舒實也不矚治水航謂
李杜文章如禹疏鑿江峽雖有迹可尋而當時運量
之功則今皆不可得而觀矣牛蹄殷鑒謂我豈無吹毛
之劍血此牛蹄水令殷乎言殺此龍也牛蹄蹄涔小
水也左氏左輪朱殷注血深也衆碎恐是昔人群碎
之語付與宿已頌恐是韓公作孟東野墓誌中吾既
擠而與之矣此語意亦同偶兄不及檢閱或誤未可
知姑答來問某少不能力學蹉跎衰病每念先生長
者如此飢渴然林丈堂長不聞近況今想安健曾收
書否潘丈旦夕遣人招屈來萬一春暖尊契丈辱一

顧豈非至願不敢僭有請也令子二位皆在學中講習或在寺中聞見益廣可喜某親老望於門前鑒一沼為夏月風荷之湏漸已竣工自此杜門不出矣讀書目力向昏且不耐勞經史中取其格言要行抄作大字以便閱覽至於百家紛麗之說東之高閣徒亂人聽以此知學者患在雜博若專、於聖經賢傳何緣立身不正釋老固不必道也只學問中頗有疵病二趙親趨向筆力皆益友想常魯晤占謝不能盡意

惟萬、保齋

又

王子賢至辱書承教明德之說不勝感懌方此與潘丈評議思所以復命黃兄至又領近書仰認眷厚益愧不敏儀禮通解新舊書能過目者已少況能一一是正其舛謬所示一冊與潘丈嘆服不能休非志道篤用心剛何緣心細不倦如此吾黨有望某本無問學怠惰不勇日懼無成宜走函文以請誨藥而親老人家人卧病者四旬至今未能平和雖有清閑之日而造物者又撓其心如前所云者信學問之難進志慮之易分中夜太息蓋以此也尊契丈從黃先生日久精專不倦今學校不足以養賢而吾黨多知趨向伊

誰之力秋涼或蒙迂顧至幸是時當拜狀以請也承
俾書揚兄四箴謹拜納亦亦數語于後蓋以執事之
言為重其淺陋無可道者黃兄遠來且叙世契立志
頗堅欲以毋自欺為齋名某告以真侍郎嘗名齋矣
今易以不欺而贅述其意於後更望改定勿使見誚
於朋友也

又

某自去冬聞歸秦溪無由拜狀某其時以老親之疾
凡八閱月而后平和知己入郭一書掣肘夏初忽領
尊翰拜誦如待誨色感愧矣交深即日大暑恭惟天

其文尊候起居萬福祭禮間已入先儒格言次第成書黃先生未遂之志舍學錄孰能當之甚盛頒賜注本家禮精審詳密可以無憾拜受感刻如獲至寶竊意祭禮書成就乞賜一本却納去顧書金本欲專人以未知此書已可抄錄與否未敢率爾潘丈書中承秋涼許賜訪何幸之如不敢請也趙三哥稅院想頻會晤舍姪均所著書已成尚望教其不逮餘冀保蓄不宣

又

即日春晚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自承從者歸秦溪

欲拜書無繇近知入郢牽於多事一書請教顧為謙
施所先一再荐至益重不敏感愧莫喻某鄙鈍之資
學問無寸進昨看鳴道集唯程張書多可佩誦而識
閤未足以知其奧大抵四書中所采足以受用不暇
旁求特患不精專耳嘉福之行非秋深不可又未敢
必朱先生集中與先公書乃戊戌年知隆興時今作
龔參誤也鄭劉趙三書已送達某辭職已久今不當
又拈起極荷愛念為之深慮此亦不得已而寄之公
帑他無策也潘丈日顯俟其來旦夕必到稟報稽緩
有罪惟為道保重不宣

又

某拜覆學錄尊契丈坐前即日中夏楚節久雨暫止
伏惟造道益深神明左右尊候動止萬福某比嘗拜
狀亦節、恭領賜問之寵不勝感愧先生祠堂成某
恨以病軀不能尾諸友後少伸弟子之敬愧無以喻
承誨極感某比有書與鄭親道此曲折以詳亦托以
轉達左右因見幸取看祠堂拙字已納黃兄處昨所
傳江都禮今附陳戊拜納此間無他本可校萬一得
暇因乞是正以惠學者亦一幸也某所寄潘丈二百
券潘丈帶以自隨今亦附陳戊去寄在鄭親處置田

也趙季仁必能增益之亦嘗收其書否某前書嘗及
顏子不貳過說此書不知曾到未他容續布不宣

又

某杜門罕值便武兩辱近翰并講義以文王衛武立
說精詳讀之使人不能去手兼以起祠堂建立之本
義可謂親切仰嘆學力之高恨不能觀禮求教甚嘆
恨也趙尉之賢鄉評素定況親賢之久三年善政可
愛此上位所共知若薦剡則非某所敢啟齒非有愛
勢不可也不貳過之說誠未是一時謬見可以自警
辭職之誨敢不熟思但祠祿乃求而得與帖職不可

同日語前輩頗以為重不輕受况今方一辭非至三不可也布謝稽緩慚、恐、不宣

又

斯道不絕如縑全賴朋友講究寬居仁行最是得力近看得仁字粗透原來全是在內用功一毫向外不得故剛毅木訥與巧言令色相反一內一外是以功效殊絕

又

承教不勝慰沃孝悌本其所以生此亦是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以為生之意孝悌則其最先得者父在

父沒皆可觀人子之志行恐不必疑觀久二字人即子也子之孝不以父之存歿二其心此則誠孝非不得已而為者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字理若不相當而宜即義也亦何偏枯之有凡此皆鄙見未必見然辱下問敢望指誨

與司直師恕劄

竊以秋序方中清雨送涼伏惟某官譽望日隆神明欽贊台候動止萬福某比承彊議回天精忠貫日措紳吐氣恨未拜誦高文耳國勢增重善類有賴宗社之福學生某得拜見於太未荷愛撫之厚共領誨翰

不勝感激勉齊先生得聞在家脩定儀禮未成之書
尊契文又有朝夕親炙便天於吾黨可謂厚矣它何
足道哉

又

某竊以夏序將半雨意方浹伏惟某官德業益進神
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比走勉齊先生之門連日
獲倍教叙、違離迨今悵惘重蒙出關訪別誠意德
容使人望而加敬尊仰一念未嘗不拳、意謂先生
大葬可遂親炙願近方知已於此十一日啟殯何其
速也不克預門人執紼之列悲惋無已聞喪儀合古

禮觀者興嘆皆討論之力不勝敬服亟遣人致問并
謝諸丈向者出闕餞送之意以印新刊大學中庸章
句或問未就因循不勇遂至於今敬以一本拜納幸
知至它容續狀伏乞台亮

又

近拜狀人還伏領報緘又承專使遺以新荔荒山之
中得冰雪祥暑為避三舍捧認卷意感慚殊深書院
之成非秋杪未可聚徒又屋下之事與夫養士之計
倍有所費專此經營不敢欲速楊丈尚留學中甚便
他時屈致少易也此間雨少覺慳亦多方禱之若得

速躋一飽有望聞三山之稼如雲權帥清明山行水
宿不擇處聽最是當今第一義胡騎又寇邊彼進則
有獲我所以禦之者迄無定說近審院行下趣迫諸
郡縣足兵備械以俟王人檢點州縣若拔貧為富如
救頭然亦頃可少異於平時不經意者但近年弊端
非一如宗子一項本州向來每歲所費不過數百緡
石今一歲度費米幾萬石緡又倍之北軍額無由可
足晨夕關心不敢不勉有聞見教實所至望

與安南張郎中

元簡

某竊以孟秋首序金風未清恭惟某官治最上騰鼎

來召節威德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昨人回辱報翰
莊誦數四不啻執熱濯清風之快且審禮書二門將
成念此大典群儒拱手宗祝醉心朱文公一生精而
補而為之役以二門屬其上第三十年間始克成帙
某本刻之延平正恐其書無始忽成寵索此天意不
欲使此書中輟遂值大賢慨然任之初亦不知費重
勞人今既竣工實為偉特之舉此書它日後世為國
冢者據而行之一洗不經非聖之陋伊誰之力歟是
門下始勞終得誠可賀也楊丈復乃勉齊先生^上足十餘
年補足專人費納乞趨工匠未散聚手刊成一失機

會則為後悔喪禮十六冊改字頗多然非門下好學
不倦何能校勘若此外有一紙具載節目併申納敢
乞台照

與江西趙提舉劄汝談

某伏以秋序方新雨餘微涼恭惟某官臺綱清簡盛
德在人神百其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每仰清風載飢
載渴比承建臺江右一道被惠同然萬喙感無異詞
今歲閏中獨旱近得雨早禾已損矣臨川諸郡聞不
缺雨傅守清謹嚴於治吏近時絕無僅有前月先蒙
問遺不勝感愧即具謝緘語歸使轉達必已徹崇視

臨川多士如甘肅黃去私其尤拔出者必已蒙深
知其人皆誠實為學不求人知有位者宜取正焉它
人不言者此二人必言之然非上之人求之至彼亦
杜門不出門下好賢不倦用敢為獻非私於友朋也
未及作傳文書萬一會聚望台慈語之俾得助亦一
郡之幸也敢冀為道保晉副人所望大眷伏惟福履
茂介延平凡委頓首以請

與江西趙提舉劄

某竊見江右為數路都會坦塗千里雨雪沮滯遇暑
則暍行道患之如七閩號為崎嶇蔡忠惠公植松七

百里史魏公結蒲城嶺道行人德之至今彼康莊不治則為畏途遐邇遠嶠得二賢葺理則如遇枕席在今日諸賢特惠不為耳官司若能撙節浮費捐金為倡俾緇黃推其能者分里幹甃石甃磚就植松杉徐徐為之一日有一日之功一尺有一尺之惠鄉人必有喜施者足而成之利至溥也

回永福黃主簿必昌劄

某竊以良月之首寒氣初嚴伏惟某官分職一同遠業權輿神職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頃在安溪已稔聞君子盛名嘗承顏於十年之前固已遂願文之志

厥後蹤跡差池莫遂合併然胸中藏劉沈曹謝之風
流未嘗一日忘也比從潘丈處得竊窺歐作三復敬
嘆恨未多見以愜素心豈謂謙眷先枉予書禮隆詞
溫若待所敬陳誼甚高引援切當但自處太卑擬人
非倫在某不勝其恐愧至於鉅編無非古人未到之
論嘗恨今世士夫知道者或文不足以發之兩得其
全如執事者誠所罕見因知學問果有本原感嘆亡
已屬右手屬瘳不能握筆曰吾小吏亟謝厚意欲言
非它日小愈不能詳布仰乞台照

與蘇教授思恭劄

某拜覆某官某去冬已拜書未徹覽下忽從便武祇
領賜書并示教講義一通詞理通暢出人意表誠近
時所希見不勝嘆仰即欲脩謝多事因循遂至于今
伏惟執事用心勞苦力求理義輕車熟路一日千里
其進也孰禦書院初成有三山楊丈來方漸有來從
者通釋之誤不知有改本或問能考正詳密足見用
心之精苟如此何患不進真某之所愧畏也自惟庸
陋少不知學今又過時常恐為小人之歸不敢自棄
時聖賢傳讀之一暴十寒隨即遺忘每用慚恨執
事過聽猥辱過加稱謂不敢當自此請勿然偶多發

書未及視所問以為報姑俟他日為道自重副鄙陋
孝之望

又

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幸甚三年鄉居距夫子之墻
只尺旬朔辱誨枯根朽質春意能回感刻每深睽別
未幾戀慕已劇忽從便武示賜近書久去鄉閭過從
樂甚某不學加以衰病出處之義素所茫然荷傳丈
父子憐念然病不能行實非矯偽萬一獲罪不敢怨
悔安之若命更望誨勉如左右他日真足以興起人
之國家尚望不怠不肖無能為矣然不敢不勉

又

某伏以中夏之月羲和弭節恭惟某官涵泳道真神
明勞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比承聯鑣迂顧閭里驚見
此事以為師儒也舊屈已往教前所未聞敞廬荒涼
不足容高軒又窘苦兩延欸之具草惡薦於契誼寵
貺甚渥數日之間自慚空如莫能少効涓塵仰裨山
海所謂稊載而往垂橐而歸者也一書謝不敏禮亦
宜之學生之歸承惠翰又以佳篇華之行三復高古
不勝感嘆顧非某所敢當也如何如何契丈天資玉
粹學力淵深見於施設泯然無斧鑿之跡非涵養醅

厚何以至此更願不倦以副忱祈某昏惰不彊全賴
警策占報、它容續布

又

即日初夏向熱伏惟講學益精神介德業台候動止
萬福某扶羸一出蒙愛最深數日之間承教者數臨
行又辱郊別非見待殊特何以得此至於新詩為罷
擬非其倫貽譏有識是時病不能食且無寸暇抵家
次韻深愧鄙拙但有區、相勉之意烏足以報珠玉
之投便中領賜翰益重愧恐四端七情之說極荷別
紙具所懷尚冀見誨寵頌六大字真何用此不敢違

盛意納去未必可用姑見意耳某不獲已撰南安新學記托謝薄呈藁欲乞興伯翔痛刪不宣

又

云、昨奉狀以謝謙辱方愧頓遲誨帖復貽感懌交至竊知曲江行之後豫不決畏暑月不應入南承喻初心不勝敬嘆但久次方到抱闕乘田聖賢不以為卑況師儒可淑後進正不必高卧以為高蹇行止以時內不失義俟冬初就道豈不綽有余裕哉潘丈之說亦如此寇本不足道又皆土人師律不明士卒不畏將而畏賊唯延平頗有法故能強人意浮言易惑

正賴守道君子坐以鎮之餘真保晉不勝拳、

又

云、昨承惠翰因循未及訪便具謝如晦來又領近書知曲江缺期久已到遲疑不即發輒不獲已而行足認盛心然恐妨下政歲月不若速行為是自春至今虛警方少息一書欲具奪於多事又月餘陰雨穀賈如金坐是憂懼百端幸此一晴早禾可望乃知下四郡平時不以賑貸為事一旦遭此遂坐視無策南方想索不講今皆當懲此為備後可也無由請別瞻想殊勞匹楮作感興詩須意思雍容可為後便納也

倍萬保晉以斯文自任舍契丈其誰云、

又

某拜違易久區、尊仰與日俱新鄭丈來出示手書
三復獎予之意不勝感悚門下須臾多暇窮日經史
事業距可量不勝健羨昨蒙索惡書不獲已承命至
今愧懼但存省之功最為學道門庭首冬入城當求
論誨拜蔡先生於行館因景于歸亟布報不暇如禮
切幸原貸

與鄭縣尉思忱劄

某竊以孟春雪作寒氣後嚴伏惟仙尉尊友分職一

同神輔盛德台候動止萬福某自東湖之別思復聽
誨粹未可得如何瞻泳久不拜狀蓋自去夏以來丐
外者五未得如志心緒靡寧因循迄今不敏有愧忽
領十一月所惠書知臘前榮上賢業涵濡之久今方
小試一邑幸甚今人多於為學時則曰使我一日得
仕則必行吾所學及到官未幾事不得施為則喟然
曰紙上之語皆不足信此古人事業這不見於今者
某病根在此也況近世一例字雖賢士夫亦被此壞
了不知法之所禁例之所予不信法而信例幾何不
為小人歸耶愚謂士夫當以法自律治人則以情恕

可也某謹拜趙使君書道尊文學問履行之細但官
寮中有如此用心者暗中摸索亦自難隱矣更冀勉
之而區、相稱謂非所望於畏友也某比因轉對復
罄愚直以此力丐外見杜門引疾兩旬矣旦夕遂忘
它日寫去求教也餘冀保重

荅鄭知縣

某竊以秋暑挾早驕陽焚如伏惟某官勞心摩撫一
同安妥台候神介萬福某自別誨色靡日不思念欲
一紙近况問寇警擾、忽辱貽翰開誦至尉因知宰縣
當此軍興又財計不如昔而調度愈增以契文平生

學問賤履前此官於南方民瘼事簡政譽藹然今此
劇縣號難治加以近事宜焦心勞思非漕使之高明
則何以展布回體某昨僭言尚未得報軍興豈暇及
書問今雖欲再續何緣敢耶但積誠意以動之未有
久而不見孚者切勿有挾非所以見之君子之道事
無不可為在忍與不忍耳若都不得志則有去而已
何憂懼之有人回占報幸恕亮

回寘德李縣尉

元宗劉

某竊以夏五書月清風時興恭惟某官譽處日隆惠
覃百里神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草帥致謙汗

謝退劇慚恐敢謂盛德不鄙待遇有加不知庸虛何以辱此於長者復枉手教示以重建廳事記文及曹公之詩展玩竟日知官無崇卑所繫皆大近時尤忽不加意銓曹輕畀乳臭之子弟新進之少年不知田里被害多少今竄德何其幸耶執事抱負踐駁如許然後為之二年之間事無不舉豈易及哉又新其公宇追前賢之政而紀其績必得名勝秉筆記之於何聽聞猥以屬某拜敢再拜辭謝某得一郡不足脩理日動歸念去替不遠方此遣迎新騎吏奴、特甚脩謝援不能謹慚悚、惟台慈亮之幸甚

又

某竊以歲籥更端青陽開動恭惟仙尉中大尊契文
道時與升百神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去秋一拜光
儀忽二分袂至今悵然尊契文前輩典刑問學宦業
皆非近時所可及康於進取官滿未調人謂斯何願
疾其驅別膺東擢至禱、某愚陋之甚去秋杪忽
得風疾右手不能執筆其時有溘先朝露之恐遂申
本軍乞申朝省納祿祈閑以延殘喘仍於當月不敢
請待缺俸金若夫下與不非蟻虱小官所敢必也命
緣此方漸有生意今雖未全愈已減四五矣但骨立

食少去死幾何尊契又過聽不賜規飭更貽獎借誤矣郡中趣向正者如蘇教鄭景千輩想今子皆識之與之往還久當有味某慵頓不自彊性又粗率學問如顏子比聖人徒為心粗學者沒齒而後已敢有一毫自足意耶

答劉學錄忠恕說弥即

伏辱再誨以忠恕引証忠恕在聖人則為之誠仁在學者則謂之忠恕此文公之說即程子所謂動以天動以人是也嘗妄意謂忠如印版恕如紙一介印一介印千萬幅紙即來教所謂一介忠做千萬介恕是也精

義無二斯盡之矣

又荅人心道心

辱諭及人心道心十六字之說每所諷誦今得求教明白洞達不勝感幸敢不敬置座右深惟其義仰副下問之謙三復氣盛理弱之論於危微二字有功為多嘆伏無已妄意謂人稟是氣則是必具是理是人心道心同出而異名也唯人心易縱道心難存聖人雖不能無人心而純乎道心以為之主賢人則以道心制人心常人則人心肆而道心微且泯矣舜禹大聖人也而授受之際丁寧若此學者當如何哉精一

二字謂知之既精守之必一此尤學者所當汲也

回劉學錄書

某竊以冬令平分霜明景煖伏惟學錄省元契家文
華問日隆神明所勞台候起居萬福某違離道詛三
見歲寒中間一歸迫於告謁有限親知一切不及見
益用尊仰章文去冬下訪蒙賜書草略辨報知後念
欲以書請誨投身吏塵簿書期會汲救過縣治復
頽風雨因有土木之役撲面飛墮幾積寸許自笑何
補便中伏辱手書獎予之詞溢于畢積恭巽過禮若
小吏之達於官展誦數回慚行浹背友道缺絕久矣

所望於尊友振而起之不宜隨波流靡也嘗暴前輩
自京師貽親舊書宜其羅縷不已而前名後書寒暄
或不道而情親意厚千載而下後可使入興起豈若
今之陽相尊者尊友豈不知此顧後俗禮及感愧之
餘加之太息請自今勿復然也伏蒙寵示先正云公
碑刻此天下所願見積卅年不可得而一旦發之名
儒之手某何幸得之仰嘆述志之孝不勝敬服先君
奏議表劄近刻就輒以一本拜呈收拾纔千之六七
因循可恨望暇日一覽為幸

回黃省元汝宜書

某再拜某聞孟子有言居一鄉者斯友一鄉之善士
至於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蓋士志
於道不如是則德不加進過不自知也有如左右孝
行文學見推閭里鄰郡名人徒知鼎慕某也還家既
久頗為諫施所先一鄉善士徒不知敬豈不深負孟
氏之訓而為名教之罪人又辱示以新篇寵之長句
三復以還不知玉雪之為清且潔也韓子曰惟陳言
之務去嗟乎僕乃今見之吟誦不能離口至於褒拂
過情持以為訓期不負眷待而已不敢當也既詣門
謝復介以手書急於自解求不悖孟氏之教不復愧

其文辭之陋伏惟照察

回輿化谷目陳樸翁劉

仲須

某久服盛譽願見無繇伏承寵訪并示高文識遠論宏皆藥病之良方不勝嘆仰如用人望一說最為今日第一義然亦最為今日第一忌三復忠憤之詞但竊慨然某衰頹加以多病人事多不講謙眷若此曷勝荷愧即容面謝姑復此以塞盛意草畧幸亮

又

某杜門四五年衰病見侵未嘗與人交鄉中後生有扣門者曰為道而來辭謝不獲然後敢見蓋學問枵

然求師友不暇何敢竊進接後之名年來士友數輩
間相從一日有陳其姓仲須其名者年六十有七袖
書為贄曰吾聞鄉之士有踵門講學者予願與焉誦
其書見其該洽典麗揖之進見其恭敬謙巽則語之
曰吾子巖年既尊矣學既成矣吾方資於子子何敢於
吾哉凡兩月三至不怠於是告之曰朱先生所著書
道盡在是矣歸而求之有餘師抑聞古人之學無正
法無倦心衛武九十而賦抑曾子易簣始此免宜子
之拳、也若慕好學之美名而不屑於補少壯之缺
則非某所望敢也既以拳勉又以自勉焉

興柯東海書

某再拜上覆某官去冬承從者過門得為一二日款
當時牽俗擾、第急於聽誨如饑者之於食知其味
而未知所以美遠以來心緒曰雜學無所得道無
所成然後誦君子詩思君之味安得脫去外往從君
遊至是始知其所以美而合并之會已墮渺茫東海
乎君其必知余心哉奇以故缺不奉問朱丈近來下訪出
首夏所賜書三復慨嘆又不知有山川之隔蓋心事
參契十年一書不為希即親教心違於書何有足下
道高而氣清行峻而志平居今之世誰歟足下樂其

樂者某竊有志於古而性鈍喜忘思得清坐一室取
聖賢之書讀之而曰困多事且斷且續迄未有得所
幸見聖人之言如孟子韓子之書讀之了無疑滯以
為言語所當然不然非所以為言語也取時文之美
者讀之則坐而睡強起終之以為自隨以來天下公
鉅人皆繇此途余獨何為不省也讀數過思益卑以
為此皆道不為足而強言譬無根之木不原之潦非
不可觀久則泥也嗟夫豈天不以利祿見畀與何其
與世異好也然鄙性於利祿實以不甚急者此唯可
與足下道足下同此志聊一言之謹勿語人恐人之

非也

回柯豈文書

某^再拜上啟。冗不及上狀。惟有瞻詠。昨承書喻。曲折因循。未及奉報。忽領近翰。知奉親讀書。自有餘樂。忍貧杜門。乃昔人進德脩業之根基。不從此過。終是不歷實地。想近日所學所見。又與向時數倍遠近矣。

答李如晦問目

巧言令色鮮矣仁

孔門言仁皆性就分上用功。務內而不事外。今巧其言令其色。務以悅人。則與務內背馳矣。所以使學者

以祭之所謂帝者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嘗乃是
人章^帝非天帝也來說更思之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程子謂得其公
正然後能好人能惡人集註或問皆主其說
通釋反言若謂仁者以公正為心則不當謂
得其公正何耶

程子所謂得其公正者謂好惡之得其公又得其正
也非謂仁者用仁之公正然後能好惡也

勉齋先生
說如此

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為萬物靈者當知其所性五常之實理然後其生

非罔也若不知此理去禽獸幾希故雖朝有所聞其夕即死亦可矣聞是了悟之聞如子貢聞性與天道之聞來說是

顏淵季路侍

來喻謂二子與聖人皆渾然天理而無物我之間此雖顏子未敢及此況子路乎謂三者之志皆與物共則可謂皆渾然無物我之間則不可又夫子之志雖與物共而其中又有老少朋友自然之分如化工生物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順其自然而我無容私焉茲其所以為夫子歟

知仁為之方不可有一毫務外之心也此但以外
為辨未及久近三月不違之意未可施於此章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子之事父視於無聲聽於無形惟恐一毫拂父之志
父在然也父歿可遽然乎父之道謂父之事可以改
而不必驟改耳於事有害理之甚者則可不哀痛以
改之

改乎異端范氏以攻為政治之欲其精故足
以害吾道或問以攻為攻擊之攻二說不同
或人之問雖與范說不同而文公所荅之語謂異端

不可不攻排若以攻排異端便為吾道之害則是異端不可攻擊之也豈聖人之意哉此乃抑或人之說而非與之也所以集註取范氏說釋攻字為政治之攻言學者不可專治異端若專治之則為害矣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下學上達蓋自初學以致知格物為事至四十則理無不窮灼然不惑矣而必至五十然後知天命者蓋知其理之所自來也

或問禘之說

禘謂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於其始祖所自出之禘

宰予晝寢

學者當惜寸陰而昏惰若此夫子所以責之未說到終日乾、無毫髮間斷處

回也不改其樂集註前說謂學者但從事於克己復禮之目不使須臾之間則庶有以得之後說又謂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庶有以得之前後兩說不同

前說克己復禮不如後說博文約禮兼知行而言前說不使須臾之間方是用工處不如後說欲罷不能

乃其自得處取樂為近也

樂亦在其中與顏子不改其樂

所謂樂在其中發於自然所謂不改者守之而未化此孔顏不同處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注謂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全體至極四字未知所指

集註謂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非深知夫子不能如此形容也全體至極此心之致知無不盡也純亦不已一憤一樂循環迭至此學而不厭也非

夫子其孰能當之

吳氏謂卓爾亦在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既非窈冥昏默而顏子又欲從之末由也已耶

顏子博文則致知格物者無不盡矣約之以禮則見於躬行者無不致矣及其知之既博行之既熟則見於常行日用之間有以見夫事、物、上各有自然當止之處所謂卓爾者此亦非求於深遠不可知之地也然顏子雖已見得如此而力量未到工無所施所以有末由之嘆

川上之嘆程子謂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
其要止在謹獨

純亦不已是誠謹獨是誠之者來諭謂能謹獨然後
此心常存發得程子意出

程子謂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人恐是以身
而言

仁人心也言人心本有仁但為私欲所蔽故仁壅遏
而不行但能體之以公則仁自流行矣

與李如晦書

某昨承書教以大學解一冊嘆服精敏轉語同志未

嘗敢忘厥後累辱書往，皆無索報之人。寧德人至，又示近翰，因循不及即答，殊愧不敏。吾友好學之志，可謂不倦矣。來諭極佳。朱先生嘗謂一日當分三段功夫：一段讀書，一段靜坐持敬，一段應事接物。若能處此有常足矣。某病藹之餘，學力日弱。楊文嘗得書潘文常相聚，然終未有得。因遣人往泉州寄此紙，未間千萬保重，不宣。

又

四書無如魯論之當熟復。楊文來此，方將所借黃家朱子語類添入舊說，答門人者，然後謂之注義問答。

通釋向來未有荅門人之說因循及今始得為之俟
畢當納去傳寫約而可行無如此書勿貪多也

又

某昨承示教以楊文荅問一紙深俾問道之勤不勝
嘆服若能常、如此用功無頃刻間斷則他日所謂
豈易量但進銳退速此學者之所深病故夫子所以
循、善誘人惟恐迫心有以乘之也書云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此學者不可徒求於知而不力行今文字
備具且熟讀數百遍雖無師父亦然得之若欲捨書
不觀兀坐以求持敬此與釋氏所謂不看經便入室

恐成江西之學也。看文字有疑處，欲寫出商榷。此正某之所深願。但切不可。以先生見稱某少而不學，老不如人，每見後生有志於道者，將師而友之，安敢抗顏為人師乎？徒取誚於世耳。切告云，餘推力學，保重不宣。

又

某再拜上啟。即日秋晚薄冷，伏惟侍學之外，尊候神相萬福。某聞湘相望二千餘里，非端鴻無緣上狀。執事頃在泉，無旬月不收書。謂新相知，情誼篤密，久當踈畧。如是年餘不變相別。又一年書益密，凡數足與

游宦商人之往來必辱書前者未報後者復至無非
汲、於道而非志於世俗之所慕者於是嘆執事之
真相愛非陽相尊者可謂好學也已自惟鈍頑年十
五失父師兩兄俾之從師不過為舉子習耳弱冠以
後昏宦于泉追思少年汨汨於俗務不得專心於學
今衰老矣冒中堂壘然無有每得執事輒愧汗如洗
執事春秋鼎盛近歲方畢大昏宜若如某前所陳者
而卓然不惑學文不倦蓋立志堅決然也顏子在孔
門年最少而克復之初獨先於群弟子唯求仁一事
喫緊着力由此進·不已則樂天知命安土厚仁駸

駁乎聖賢之域而不自知矣敢以是為報潘丈向嘗
答所問目寄便去今想已到寄溪惠北詩 警遇味
昨所寄北溪文二冊奉納有全集七策在此議論貫
穿真奇偉切實近時學者所不及也俸未可錄他時
傳寫可也銘文俟其家刊刻方敢寄去恐尚有刪益
也近有鄉中十餘友相聚潘丈作規約某亦序之餘
冀力學以俟朋友之望

又

春初承書并貺濂溪先生全集及養者諸者老書石刻皆
所欲得而未遂者捧認厚意不勝佩荷其時某偶在

泉城會傳先生之葬與來者參商至今始得致謝可謂不承^益喻論語通釋久誦益有味可見着實用工不勝敬嘆近思錄四書循環外一年理會一經將古人解與注疏手抄使本義明白庶不虛度歲月最是專一有常為難想高明必已知之但常檢點使勿蹉過迺所望也其他皆吾友所素知者言之祇贅不復羅縷

又

某比承經從恨不疑曲自後老親卧疾七十餘日至今伏枕方寸紛擾人事幾廢荐辱手帖深佩謙眷竊

知體中愆和兩月俟未安殊用悵仰某昨因潭使有
一劄况尊^出知承不知曾到否吾儕進德工夫易間
斷最是克己復札難得不走作諸友想常照管此四
字忿愆二字害人不少某平生行愆室二字常恐其
間見如層出如履薄臨深何以見教見諸友望為拜
意

又

人至辱書知體候已安為慰不知近功何如為學須
要有樂處蓋冰釋理順自然如此若苦思力索便有
欲速助長之害莊敬和樂四字不可缺其半表裏常

照管得在。一日有一日。受用來喻。忿慾二字。極是。妄意皆難見。工夫蓋忿欲雖易。迂如火之勢。不急懲。則焚身之禍。慾如漏舟。不早窒。則必溺無疑。二者皆須着力用工也。太學通釋近作工夫如何有疑。幸見問。因求益於左右也。餘莫力學。保愛不宣。

與袁州時倅

近取中庸一篇。孰看妄意。謂工夫全在戒謹恐懼四字。惟戒謹恐懼則無時不中。一失戒懼則過差。直至故君子時中戒謹恐懼之所致也。小人反中庸。無忌憚之所致也。

慰時機宜書

某不意府判清文直節百未一施遽止於天台通刺而已嗚呼痛哉伏惟判府躬踐聖學立言制行無媿孔門四科之士往往兼而有之某平生景慕當世不三數人而止耳頃在星江常通問自己卯家居兩年及去冬之戍于此不以書請誨者幾兩年方當早瀆公事外書尺一切不暇謀亦不知已上天台任近方脩書已得訃問不覺失聲今世人才本希少去年失李公國博涕泣未乾今又喪時公邦國珍瘁之嘆梅內同之奈何、、賢昆季至性天得加以學力深至

居喪必盡禮某限以職守不能往弔有負初心言之
哽塞薄莫顛狀侑以鄙文得蒙几筵薦白是望遺文
裒集想有素大葬果用何日幸見報尚容專人致敬

與時將仕書

某再拜大孝將仕某自聞南堂先生卒即馳書奉慰
忽辱專使惠以手書述先志敘舊好禮恭詞戚三復
淚落且以墓銘見屬感傷之余慚悖並至嗟乎子之
責我厚不知時人待我之情我之見信於人如何也
何敢聞命躊躇累日欲再拜謝使者而自述其鄙陋
不能文之實則懼足下謂我忘義薄契遂援筆強顏

為之而先以書道其意蓋銘詩之作感於唐工於韓
當時韓公有言人莫敢慢故足以傳後世近世歐公
文踵韓氏然而銘尹師魯已為人所疑況不及歐公
萬、而可昧冒以取諂於天下乎此某不敢聞命之
本心也盛意不可虛辱則取平生大行義約為千六
百言自謂過詳有媿簡古萬一可用即幸與能言者
改而示之却當書丹或恐迫期別請善書者即不可
用更屬能者庶不負南堂平生之志伏惟深亮